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雜著

通解

孺園呂夏卿以爲趙德觀受之  
于公則此文誠公之作無疑矣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耻爲之慕達節而稱夫  
通才者多矣然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  
亦未見他人之稱豈非害教賊名之術歟且五  
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  
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  
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

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况其小者焉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之爲師也嵇康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爲河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遜耕於中岳颍水之陽箕山之下雖草履也與是同意孟子曰舜視弃天下猶棄敝屣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夏桀下之人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其割烹故後之人竦而言曰

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焉故其忠

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之爲師也

博物志曰桀造石室瑤臺

闢龍逢謙桀

兼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

日日士則我士以爲龍逢妖言而殺之

自周之

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搜其生也故

伯夷

哀天下偷且以彊而取義偷墮苟且自以

墮則伏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於是後之人竦然

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

監本正文作死

注云一作姦

而不懼

者况其小者焉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之

爲師也

伯夷事已見上伯夷須

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

爲師於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名一作存於扶

持天地而功亦厚矣嚮令三師耻獨行慕通達  
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夏之日  
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  
而同塵妄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  
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  
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  
謂之大賢人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  
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通而  
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關於  
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人言通者通於道義

今之人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

者其由矜糞丸而擬質隋珠者乎

莊子

讓王篇  
隋侯之珠

琳瑯千仞之雀跋云隋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  
即是靈蛇所游以報者故謂之隋侯之珠事見元協

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一有者字曰爾當通於

行如仲尼雖愚者亦固知其不能耶曰爾尚力  
一行如古之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由聖  
可慕而不可齊耶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行  
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也夫中  
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  
而耻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周通同如聖人

彼其欺心耶吾不知美彼其欺人而賊名耶吾  
不知矣余懼其說一作悅之將深爲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灸  
可鎔可甄謂鑄器之模範甄作瓦之人也吉  
延伸切董仲舒傳猶泥之在鋤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  
镕惟冶者之所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  
反爲災矣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其道  
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  
防反爲患矣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  
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

不慎反爲禍矣火旣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  
使不蹈於灰燼矣水旣我患有土遏其流能使  
不仆於波濤矣言旣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  
罹其咎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  
言歟其爲慎而甚於水火

鄆人對

唐史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  
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  
多刲股肉而進今有京兆張阿九等二  
十有八人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  
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云云雖然委巷之  
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  
親出其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  
鄆音户屬京兆府即古有扈之國也史

氏所載張商九  
者無乃是歟

鄴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鄴人曰彼自  
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  
其上上仰聚土以旌門使勿輸賦欲爲後勸鄴  
大夫嘗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於一作其  
脣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  
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孝經曰  
身體段  
於義則聖賢嘗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且  
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  
甚乎若有合孝之道文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

宜爲曷爲異乎

辨證去曷足爲異乎今脫足字

既以一家爲孝

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父祖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

苟生之逆亂

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之適也

之閭旌表者若

今樹闢而顯之

爵祿其子孫斯爲爲上<sup>禽爲于</sup>

勸切

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

絕其憂<sup>辨證云滅絕爲憂</sup>

百憂今誤作其字

不腰於市而已贖於政

况復旌其門

## 河南府同官記

補

呂夏卿以爲此文趙德親受之於公况其序事非公筆不能也五人者以

傳孝之皆然獨裴均爲河南叅軍去府爲長水尉鄭余慶爲汜水簿去汜水爲監察御史及從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傳皆逸之獨見公此記而鄭余慶留守東

都又見公上鄭尚書書相公啓及送鄭之鎮江陵而不及盧頤二公則是時已死矣公作此時爲都官外郎分司東都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

東公裴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

德宗

天子始紀年

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列

列當烈

羣臣易栗

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

上以及下百吏執事肅闢一人將補必取其良

然而河南一有同二字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

故於府之叅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河南府治於汜水主簿則得

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榮陽鄭公餘慶於陸渾主

簿則得今相國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

少連

四公唐史皆有傳

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

尚書左丞至宰相

貞元九年爲相

三年九月罷鄭公去汜水

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

相罷而又爲

貞元十四年七月爲相

十六年九月罷永贞元年八月爲相元和元

年十一月罷

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

爲宰相

貞元十一年七月爲相

罷

顧公去登封爲監

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我公玄府爲長水尉

縣名屬河南府

其後由膳部郎中

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

周禮職方正南曰荆

荊州故曰荆南若江陵

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

之勞布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

公原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于

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荆南

一作南荆辦證云荆南荆辦一作辨

并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既

亦一作熙

登槐賛

元其慶且至

周禮春秋官朝士之所掌三公面三

周禮

謂

槐

之言懷也懷來於此

欲與之謀元與元首明哉之元同

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

治迹也同其後進而僭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  
又同官職雖分一作雖則無官職分

則

功德有巨細其忠勞

於國家也亦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

一無

馳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

語河南府叅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爲左僕射

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

裴均傳曰均旣帥荆南元和三年入爲尚

書右僕射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唐開元時分山南爲東西東道理襄陽西道梁洋襄陽即漢南也以其在漢水之南鄭公以工部尚

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

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

山南東道蒞江陵復郢峽歸郢

澧七州事已見送李尚書詩

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

旗叙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

故楚都也戎士五萬

通典曰江陵故楚之郢地素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

有故郢城有夏汭之地有荒谷即莫敖所鑿谷也

命三公

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均字君齊行儉之孫唐史有傳辨證云自永貞元年至元和四年亢五年是年刻石於河南

軍舍時退之

分司東都

## 宜城驛記

宜城襄州屬邑元和十四年二月記者公時出爲潮州也其記則詩所謂

攷昭王也

間茅屋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

通典云襄州宜城縣本楚之驛都漢置宜城縣其地

今人莫汲

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

今人莫汲

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

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因不敢視朝宗移害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更号韓公井朝宗者思陵之子史有傳

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

澗灌此城壞

白起

秦昭王時

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

遠近因號其陂曰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

東北數十步有楚王廟

昭王廟也集有詩

有舊時高木

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

竹子太傳

頤有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

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

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

其前廟復小城蓋王居也其內處偏高廣貟八

九十畝號殿域當是王廟內之所也多斬可爲

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

公答元書有龍濟新唐

侍御書甄氏於小城北立署以居甄氏有節行

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

題

題李平壁記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

孫名屬徐

邦非下邦

屬京兆府蒲

金

下邳多作下邦

按唐志下邳元和四年來隸

徐州今隸淮陽軍矣

題此時猶隸泗州也其日

是來也云云則下邳是矣九域志曰清冷池脩

竹園微子廟皆在南京應天府今之唯陽蓋唐

宋州下邳其近地也黜於徐州六者公正元

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明年夏五月公罷去建

封薨軍亂而公與李生四人相會于泗

之下邳

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

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

望商州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乘司馬相如之故文父立於廟陛間悲邦頌之不作

於是者已父

商領邦祀成湯也微子之祖

龍西李翹太原王

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

日昌黎韓愈記

一作書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雜著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勅

除崔羣制

元和十年考功郎中知

制誥

作唐故事知制誥

蒲議即真李君

之狀公行所謂知制誥

月蒲迂中舍是

也公知誥踰年登辟

掖者亦累月而制

辭見于世者止此而又不入正集則公

之文遺逸者多矣流落人間者太山一

毫芒其斯之謂歟公以元和九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考功郎中知制誥

十一年

正月二十一日拜中舍五

月十八日降右庶子

月二十一日拜中舍五

子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

按周官司徒掌邦教孔安國云地官也自吳有

户部隋謂之民部唐修隋志復爲戶部以廟諱故也

必選國華以從人望

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內和外敏清而容物善不

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圭璋之表

禮記聘義圭璋持達

比德比參密命引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

此令德謗然休聲選賢與能乎今惟重擇才經

賦自古尤難

唐志戶部掌天下土地人丁之賦皆遇害此

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

司以服嘉命可云云

### 祭汴州董相公文

備董晉以正元十五年二月三日薨

喪至偃師而汴軍亂陸孟立皆遇害此

文雖見于外集觀公所作晉行狀則此

寔公之作也其曰填道歎呼歎乎云者觀称子厚許此言信不疑矣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

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

使事吳郡男陸長源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

貞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襄

行丘嶺觀察推官守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

以少年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龍

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叙行

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濱水

于坤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天曉唐邦錫之元臣

肫肫元臣肺朱倫切其德孔碩不諳不威不赫不求

其用不致其敵不讎

一卒卒不容不詔不致其敵不讎不  
詔云當從後本

爰立作相許謨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

聞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

汴州也見復志賦迺去厥疾

一一本册

迺施厥膏不知其

勞鰥寡以饒維昔

辨詔云一作若

浚郊維亂舊政有校

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爲民父母父誨其義

母仁其愚既變既從親去

一作六

其初自邇徂遠

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

天子既來至止

一作既來

東人以完公既歿矣人

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關其郭填道歡呼公來之

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百酒既盈嘉肴在盛饗  
祀之器  
璫征切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此柳子厚之依非公文也蓋雷塘

在柳州子厚祭其弟宗直曰雷塘靈泉言莫如故一夢不覺便爲古人則雷塘誠在柳州而此文編於柳集則宜於公

爲誤矣

維神之居爲坎爲雷專此二狀一作象宅于巖隈

風輶一作馬雲車肅然一作焉徘徊能宅

澤作地產

以秩一作祿人災欽茲有靈爰以廟享

一作誠惟

致敬一云神惟智知敬一作我以誠往苟失其應人神一作

將安仰歲既旱曠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於作

于躬饑自從

一作朝

受命臨茲裔壤蒞政一方

一作

方初庶無滛枉絜廉自持忠信猶是

一作是

仗苟有獲

矣神其可罔

一作謂

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使粢

盛夷於草莽騰波通氣出地奮饑蠶若成一作神

功惟神是獎

### 祭石君文

石君傳石洪潯州也公嘗與洪作議  
矣洪此爲河南人至是葬死所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

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石三學士之靈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  
之可行見人之不幸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  
奄忽永喪其躬目景愈也與游爲父自君之逝  
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姬姬當作招字之誤也按喪記大  
夫士招音震其也今石君旁無強親而子亦孩稚  
云招用婦巾招用洛衣沐用瓦盤招用巾鄭  
而妻自招其尸尔撫字書無姬字或疑作妻  
子孩協韻姪少女之稱也辨證作稚皆非是  
一作失  
敢忘分濟念力未任一作失客葬秦原孤窓誰  
附莫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補註房次卿蜀客也公嘗志其父墓有  
曰次卿守興平尉至是死公葬之孟郊

以詩哭之見公將歸贈  
孟東野房蜀客之什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  
庶祭于於一作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  
斯此一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  
爲念嗚呼房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馬蹄  
高常之文世無傳  
其姓名僅見于此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  
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  
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  
之祥君家其昌

高君畫讚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

楚辭漁父

日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

澄源卷璞含白嗟嗟遺蜀

帝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龜毛

公自潮移來有別趙德爲人可知矣

呂夏卿詩觀其詩

然此文止見於外集

李漢豈遠之耶其

後東坡作潮州廟記云始

潮人未知學

公命進士

趙德爲人之前自是潮人皆篤

治此

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号稱易治

亦公潮州德政之一也史氏既不書而德又逸之可不惜哉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

禮字疑脫

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

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

經百十

數一作

年間不聞有業成貢于主廷試于

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龐

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万有餘豈無庶幾者耶

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

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

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  
攝海陽縣尉爲衙推一作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  
徒興禮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學一作舉

本收其羸餘以給學生厨饌

直諫表

辨證云直諫表論顧威狀舊本皆無其文亦不類退之公在穆宗朝不聞有直諫事設或有之豈得不傳蓋後人妄託公名以售其文或刻其體而才力不繼者顧威狀在元和八年五月時退之年四十六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云臣以年齒衰暮不甚政事何耶補遺反復此表觀之此誠公之作矣然考之行狀墓誌神道碑新舊史皆莫之書夫豈當時草而未上耶抑雖上而穆宗昏童不之

領也。且公在德宗朝，其爲監察御史也。坐論天旱，入鑄出爲陽山令。在憲宗朝，爲職方外郎也。坐論華陰令柳澗爲國子博士，其爲中書舍人也。坐論伐蔡降右庶子，其爲刑部侍郎也。坐論佛骨出爲潮州刺史，是以斬舊史及誌狀皆書焉。其論停選舉論，捕賊行賞論，錢重物輕與夫論，額威及此直諫表，則不書疑者。遂以爲非公之作，則明水賦通經，崔彞部書，河南同官記，見于趙德文錄。李勣書，見于李渤傳。劉秀才論，史書見于子厚集。鄆人對，見于孝友傳。皆外集也。使其不幸而無所攷，見詎可謂之非公作耶？或曰：公力去陳言，而此表淺近，如內人與猶士通儻大君與丘庶爭路等語，非公作也。是不然。詩曰：於乎小子，未知惑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穆宗嘗過，爲丁寧周。

至猶懼其不悟知爲深遠之辭哉或譏  
諸葛孔明文指不遠陳臺以謂臯陶與  
舜禹共談其謨畧而雅周公與羣下矢  
誓其誥繫而悉孔明所與言盡衆人凡

士故其文指不遠其  
公諫穆宗表之謂耶

臣某言臣遇昧忝位聖唐歷事三主矣

德順  
匱

臣

以文學進身故前代史皆得詳覽深聞古之聖  
主明帝之御天下也其祚長寡寧肅平古之亂  
主昏君之有天下也其祚短海內憂禍抑各有  
由蓋古先綿邈不可殫錄臣敢徵三王已下治  
亂之原以論得失伏惟皇帝陛下特賜采聽焉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惟大禹受禪於虞首臨大

寶業業兢兢無游于逸閑淫于樂節嗜欲任賢

賞功罰戾納忠去邪以至於晏清洎桀凶德

恣行慢遊是好王政不脩大典寢滅九有之事

一旦焚如自禹至桀惟殷湯煥乎帝德放于南

巢商書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今盧江巢縣肇修人紀從謙弗

僊商書伊訓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謙弗嘒言湯始修爲人紀有過則改從謙如流是也

淫聲絕耳不事畋游納方正之冊許耆老之言

至于和平洎紂侮亂厥常蕪敗不業荒酣冒色

蓋嘗忠良自湯至糾凡二十八王惟周王桓桓武威周頌曰桓桓

撫武王相抗戎屏禍建立王基聿修德義謀念

韜志也

鯀寡不務逸遊八方清肅消孽赦積咎日滋輕  
喪盛烈或作威福與天下皆殄

自武至赦凡三十有六王

秦

始皇創安邦本則悔慢大猷天下紛擾人無覆

戴皇天鑒臨下土不貳代湮滅以至於大漢攻

伐十年然後富庶王土洎文惠宣昭已歷數代

守享國祚海內大康自開闢已來未有如大漢

之盛也苟非官人以材示人以信聞諫如不足

見賢如思齊輕薄賦斂剪截謠邪去衛鄭逐淫

蕩不重輕騎不好畋獵貧農慄慄

禮記明堂位曰天子賓客

依南向而立鄭氏注云賓之言皆也以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儀本作扆同於豈切

恐若墜諸泉谷則天何能不降景福以貽其輔哉魏晉以降治亂玄興皆由德之不修以至誅滅敬慎乃位以至昌明洎聖唐赫有中土天下晏乎高祖太宗之德與湯武侔比而著宗玄宗肅宗之道過於漢之惠文明矣德宗神氣端重道德昭明布大義以賓四夷引儉節以安黎庶先朝神武文明睿慮深遠式修徃訓以育黎人御宇十有五年戡殘六將甲兵坐野而國用自豐問罪興師而與矢行罰酬功賞課允協大中由是府庫仍充人不歸怨自周漢已來未有先

朝之大也陛下嗣膺丕烈文武通明寰海以清  
華夷增氣山川時序稼穡以豐臣頃在南荒慶  
幸無地謂王業中興於陛下之治也臣近祇召  
歸朝日覲丹闕所聞聖德或有所疑敢獻苦辭  
庶有裨益陛下頃以大道坦蕩周遍郊畿累日  
宴遊忘返王政恣車騎於嶮巇之地驟龍驥於  
大壑之中內人與獵士通衢大君與凡庶爭路  
亦可怪哉亦可異哉初有此議朝野震驚故太  
子少師鄭餘慶率百官上諫以事必不可冀回  
聖心陛下以至道無虞斷自宸慮畢竟行之羣

臣以溫泉宮池舊城固壯陛下以至仁御物亦  
可防閑故其諫且止臣近聞陛下七月十五日  
幸安國寺觀禮空王以爲崇福施信示天下仁  
心又聞令兩軍勇夫恣樂于此縱百姓觀之役  
令內官一作先持金帛於前厚賞勝者用過數萬  
事以駭羣聽又聞八月二十五日幸魚藻宮令  
兩軍擊伎結筏於池欲拋毬樂溺斃數衆靡財  
百萬是日天地變色日月沉光方正之臣殆欲  
自死且夫人之性命國之府庫自古聖帝莫不  
愛惜所以審慎用刑輕薄賦歛今陛下所用是

皆百姓筋力使耕者不得食蠶者不得衣以應  
國用陛下不將以勞邊軍以護社稷賑貸凶荒  
以施惠愛而用與勇夫仗士與灰棄何殊遂使  
邊軍生心疲人聚怨賢達之士所痛心怪駭而  
已又聞九月九日幸普濟寺亦如是作樂罷駁  
曲江坦率衢路庶士凡俗與鸞鶴交行官官後  
宮共車馬通雜臣聞之戰恐愕然無圖自古天  
子皆深固宮闈以衛不測事故而出必烏先相  
風鼓以數里晉令日車駕出入相風前引又開  
旌以金鈴占風  
旌謂之相風旌

命有司禁道閥將士閑輿然

後出之尚懷兢慄今陛下輕爲車騎不嚴龍威  
臣恐陛下社稷危於垂堂矣

前漢袁盍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顏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一見司馬長卿書

臣又

坐堂外邊恐墜墮也  
聞古聖王之有天下也必旁求俊彦親自詢事  
擇其善者以爲國祚蓋以天步艱難思得賢而  
佐理王業之本教化之原今聞陛下自登位已  
來惟詔四方進壯士戲臣珍禽異獸放縱宴樂  
以快天心逸遊苑囿用悅聖意臣觀陛下今日  
之事已過桀紂之時臣今直言非爲陛下一人  
蓋爲天下保其土耳陛下若不納臣諫荒淫不

息臣之家族連項就戮甘心然而恐社稷非日  
傾危他時爲文藝者弄筆墨賢良隱逸怪笑也  
陛下若納臣諫寢忘舊事式遵王度非臣獨幸  
乃陛下享位無疆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今朝亦  
有非陛下者然而畏其誅翦苟循名在公今臣  
雖愚昧亦豈可不盡忠誠先朝十三年冬用幻  
僧矯堅一作盈之言遠致佛骨歸還京師以禮之  
當時京師之人猖狂歸依臣處朝廷謇諤上諫  
先朝不納攘臂大怒又不蒙賜死遠投荒州明  
年二月先朝以佛骨葬于岐陽虔敬之心固敢

逸豫謂枯骨可祐無疆之休未得一年上天降

大禍先朝外遐

博物志秦之西有義渠國其親

之登遐此佛國之法也當時憲宗以禍崩諱之故此變文言外遐

臣家族合至灰滅先朝含拿如山之壽矣當時

齒朝之士不能梗直乃徇聖心亦爲臣非洎陛

下續承天統不以臣愚使臣歸朝戰懼無地誠

忝昌時今陛下不重龍威恣意遊逸不詢賢哲

好尚驕淫臣今不避趨謹直諫詞雖有所補

以報國恩伏惟皇帝陛下英明睿聖幸面天鑒

哀臣芻蕘以安天祚如其不可乞刑市朝臣死

不恨無任懇迫之至謹先著白衣俯伏西上閣

門獻表以聞

武王有疾周公欲以身代之自古

心非周公之強爲蓋人臣之心所當然耳而此表乃謂文公與憲宗較短長之命嗚呼對人之子而斥言其父之惡在稠人尤以爲不可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此語乖刺極無禮之甚文公必不然也蓋緣文公昔諫憲宗之時言晉魏事佛年代尤促故後人訛之遂作諫表以驗文公之言而不知累其君之過以買直史非公之語讀至此益知諫表之妄也

## 論顧威狀

辨證以爲非公所作見直諫表訛編卷  
許季同孟容之弟公同年也季同爲兵部侍郎而公是時爲比部顧威旣領兵籍而此乃兵部之屬是以公與季同皆不得論列其異同固無據而可疑者史氏不書也按元和六年富平縣人梁悅爲

父復仇公時爲職方外郎以狀獻議史  
臣書于憲紀刑法志新史書于孝友傳  
至是獨不書何哉當是時旣從季同之  
議矣而公以爲不可再有此狀至引朱  
婁之事而終之曰臣以年齒衰暮不堪  
政事乞放歸田畝其辭亦已直矣舊皆  
不顧去就以爲請無乃奏而不報史  
氏遂無得而書編者亦從而逸之與其  
爲直諫表一也或以爲非公作後人託  
公名爲之論顧惑在元和八年時公年  
四十而曰年齒衰暮耶且丸託名必  
依放其文而託之如趙彝謂革華是也  
此特因事論列無甚文辭可以驅駕者  
何託名爲哉公終老成時方三十四  
有視茫茫琰蒼蒼之語况今四十六耶

元和八年五月七日神策軍奏稱當軍健兒額  
威因酒醉打繼母一拳誤倒地致死者八日奉

勅令有司議者兵部郎中許季同奏狀略云顧  
廢身本賤人名繫戎旅久曾侍衛頗著大功今  
者罪刑近至於死幸因醉酒誤托繼親豈意致殂  
當推宿業况不動刀尺檢身又無青痕今便施  
刑寃詞難施當從重定仍賜餘生六云至八日  
晚倚韓某表請從刑法者奉勅准詳季同奏狀  
九日又上此表臣某頓首頓首死罪臣聞先賢  
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蓋恨不見聖明之代夫  
臣幸生遇明時長及聖代臣是以不揆愚鄙効  
古人懸梁之節

陳暄爲後主散騎常侍倍侍遊宴謂爲狎客常倒懸于梁臨之

以刃命使作賊

援筆即成不以爲痛事見南史

欲成陛下之基

業豈復利於寸祿乎昨日顧威弑其繼親奉詔  
下議許季同以其弧矢之小藝蔑陛下之大法  
臣是以不避誅刑特以表奏陛下以其曾侍衛  
而亂刑章臣聞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坤文言覆至顧威雖云  
一拳前後積怨之久方至於此陛下不思其深  
恨欲爲一拳而法輕耳昔者邾婁之母有弑其  
父者國君爲之失席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  
瀦焉君踰月而後舉爵邾婁定公見禮記檀弓下陸德明釋文云婁力

朱切或如字邾人呼  
邾聲曰妻故曰邾妻今雖弑其繼母一種天地

何有厚薄一種尊親皆同服制陛下豈得輕乎  
商書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商書湯之文

下聞之

商書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商書湯之文

臣是以惜陛下之大義成陛下之大望必以  
臣愚見不可不采古人有諫臣七人今臣之獨  
陳一力胡能止百官之諛哉臣以年齒衰暮不  
堪政事伏乞盡削臣官放歸田里逍遙從道以  
盡餘年臣本庸愚執在中正不識忌諱冒死上  
陳使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臣當寸草之命骨  
肉謝於陛下矣若以詔議可從難遂遷廢即當

微臣避席以俟嚴誅臣某

玄六

詒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新刊經

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順宗寶錄卷一

二十一  
年二月

起藩邸盡貞元

新史藝文志

順宗寶錄五卷韓愈沈傳  
師宇文籍撰李吉父監脩舊史太愈有

史筆及撰順宗寶錄繁簡不當敘事拙

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常詔

史臣添改愈葺李漢旣係在顯位諸公

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寶錄三卷

溫公云景祐中詔編次崇文總目順宗

寶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

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

中多

同異

按新史云自韓愈爲順宗寶錄

議者閑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則公之

所書蓋已十去七八雖云七本具在亦

真僞相半但恨溫公未能辨正之

於韓集之後其來已久觀其

去取好惡頗與衣冠行端相類但詩略而實錄詳至於謂順宗在東宮二十年載天下陰受其賜此一時美事而此語不也實而有文觀順宗之實錄可見矣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唐史皇后王氏史家失其譜系帝為魯王時納為嬪生順宗尤見寵禮貞元三年立為皇后冊禮方誌而崩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奢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弁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順宗并書佛經

今猶有存者太宗善書故唐德宗之幸奉天感

諸帝如高宗明皇皆能之

# 德宗之幸奉天

定

錄云建中初術士桑道茂請城奉天拔爲王者居方夏用功人不測至四年朱泚作亂德宗幸

焉至是乃驗

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尊衛

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

嫌每以天下爲憂

舊史云史臣韓愈曰順宗之爲太子也常侍燕魚藻宮張

水嬉乘船雕龕宮人引舟爲櫂歌然竹間發德宗權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爲對每於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措手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林賢哉新史

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

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

支務刻剥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僕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贊張滂李充等以毀謔朝臣儻懼儻亦懼也音色江諫議大夫陽

初春秋傳駟氏儻諫

諫議大夫陽

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内外驚

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

齡韋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

崩鄴侯家傳曰德宗初議改元李涉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取一字以爲則效方改

貞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蔡邕獨斷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者取以爲法維貞元

令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之但言維貞元不收出續故後之作史者取以爲法

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

已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寶惟重器祖宗之

業允屬元良

商書曰國曰天

人子有大善則

萬邦以身孔安天下得其正

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

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

春闌

飭養也東宮也音余六切與育同

春闌爾雅曰宮中之門曰闌

恪慎于厥

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

疾彌留弗興弗悟

尚書成王之命召公相是用命

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

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

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

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蹙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德宗以是日崩即前癸巳日也二十四日  
鉅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僚二十六日即位即前景申

上學書於王伾伾頗有寵王叔文以基進俱  
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基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  
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  
人方欲亟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  
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耶叔  
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  
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侍膳者視寒燠之節  
也問安者問今日安否王爲此子時  
否也此文王季之禮見禮記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  
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  
何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

言乘兩宮不妄著

被詔入內也

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  
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

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家宰兼山陵  
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山  
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達爲鹵簿使又命中書  
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  
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度子百僚請  
聽政曰自漢已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  
日而聽政

見漢書  
韓文本紀

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廟

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  
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群臣不敢安宜存大孝  
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湖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  
平章事臣瑜珣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  
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  
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  
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曾參閔弟子以至孝著志皇  
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壬  
寅宰臣文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

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癸卯朝  
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  
群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  
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  
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惟望一作爲宗廟  
社稷割哀強食景牛寵翰林陰陽星卜相及息亮  
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  
用事慮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己酉易定節度  
張若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賤有傳唐  
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

來朝未還故寵之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

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

李翹卓異記云社黃裳爲相時

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紫及平章事與妻父同時爲相近古未有初執誼爲翰

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

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乙卯太

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靈

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

出事見春秋注云圓鍾夾鐘也生於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中也生於

未之氣或曰在東井與鬼之外均謂之變更也樂成則更變也天神則主此辰地示則主歲星

謂祭天圜立以嘗配之也

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

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輶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俟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

實道王元慶  
四世孫唐史

有  
傳  
詔  
曰  
實  
素  
以  
宗  
屬  
累  
更  
任  
使  
驟  
外  
班  
列  
遂  
極

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苟厲比年旱歉

歉也苦孽不足  
也苦孽

詰念二切公羊傳曰一穀不熟  
日歉墨子曰二穀不收曰早

先聖憂人特詔

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剥頗紊

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

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嘆一作差朕嗣守洪業敷弘

理道寧容弊

一作靈

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

邦憲尚從優貸尹佐遠藩實謗事李齊運驟遷

至京兆尹恃寵強慢不顧乃法是時春夏旱京

畿乏食實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

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

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

貸字無

麥苗以應官

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

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

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

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

三原縣名屬京兆府

廷詰

之

播神道碑云

播爲侍御史時京兆李實太皇

子丸其榮

葬前附背輿朝

可善實

遂奏公爲三原令末其不足於禮以持精

之公至尹署還其邑敬

禮無不具賓友加畏焉

凌轢公卿已下隨喜怒

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  
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  
至謹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  
獲免壬戌制殿中丞皇太子侍讀翰林侍詔王  
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侍詔蘇州司功王妝  
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勲員外郎翰  
林學士知制誥鄭絅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

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  
誥脩撰歸登爲給事中脩撰如故登伉皆上在  
東宮時侍讀以師傳恩拜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